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painting of a young woman with dark hair, looking out of a window. She is wearing a red garment. The painting has a soft, painterly style. A vertical teal band on the right side contains the title in large yellow characters.

东京的早晨

瀬戸内晴美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长篇小说

东京的早晨

〔日〕 濑户内晴美 著
金 永 彪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 1990 •

责任编辑：赵东寅

东京的早晨

〔日〕濑户内晴美 著

金永彪 翻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延边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8.125印张 174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7-80508-408-4 /I.116

印数：1—13,2000册 定价：3.30元

金秋十月，云稀雾淡，天高地阔。许是盛夏过后台风迭起的缘故，入秋后的天空一碧如洗，似乎比往年更辽远，更深邃。晴朗的早晨，过往的行人无不舒心畅快。

仙波雅子迈着轻捷的步子走在熟悉而又亲切的人行道上，鞋跟着地时发出“笃笃”的轻微声响。她深深地呼吸着早晨的空气。凉爽的空气似乎正使她的胸脯膨胀起来。尚未污染的洁净空气是甜美清冽的，宛若透明爽口的汁液漫过喉咙流入肺叶，洗濯着隔夜的倦意。

这条大路宽敞而洁净，一直延伸到地铁车站。大路呈舒缓的坡状，坡度并不大。从仙波雅子的住处到地铁车站只需十二、三分钟。

走过一段混凝土围墙，一座花房和一家药店相对而立，再往前走就是一排紧挨着的店铺。

“早上好！这天气真不错。”

花房女主人纪江走出花房搭讪道。她的话音清脆而又富有弹性。

朝阳下蛋清色的烟霭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馥。纪江缩起了衣袖，嫣红的玫瑰花映照着她那雪白的手臂。

纪江身穿鲜艳的连衣裙，手里拎着一只盛满清水的塑料桶，好象是要擦花房的玻璃。

“您好。”雅子回礼道。

纪江含笑望着雅子，若有所思地翕动着嘴唇，似乎正在

挑选最恰当的字眼。

“恭禧恭禧，我都听说了……”

纪江神秘地眨着眼睛轻声说。

“不，不……”

雅子不知所措，顿觉一股热流从胸口一直涌到耳根。她怪嗔地拍了拍纪江的胳膊肘，逃也似地匆匆朝前走去。

定是母亲晴代把她和桂川登约会的事告诉了纪江。雅子只觉得浑身一阵阵躁热。

纪江的丈夫前年因患肾脏炎突然病逝。从那以后，她买下了这座花房，带着一个孩子靠养花维持生计。

爱花如命的母亲晴代，在纪江买下这座花房之前就经常买这座花房里的花，如今自然是纪江的老主顾。

所谓同病相怜。同样是失去了丈夫，不得不含恨守寡的晴代和纪江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和信任感。相互间的同情维系着她们之间的特殊关系。在频繁的交往中，晴代一定和纪江谈起了女儿雅子的婚事问题。这一点雅子心里很清楚。

——我才不呢。母亲怎么这么喜欢多嘴多舌？

雅子心中涌起对母亲的恼恨和不满。

“嗨，雅子这孩子已经是第六次处男朋友了。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叫人琢磨不透。我真不知道雅子到底是怎么想的。若是撒手不管，她也许会处上十个二十个。嗨！”

雅子足以想象出母亲絮絮叨叨地说起话时晃动着浑圆的肩膀，不停地捋着衣领的神情。

母亲好不容易才使女儿答应了和桂川登的婚事，眼下定是乐不可支。可雅子却仍是心事重重。在承诺了这门婚事之

后，她心中仍是不安和焦躁。

“家庭，学历，工作，样样都好，哪一点不比你强？你到底想嫁给什么样的小伙子？”

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声泪俱下，雅子万般无奈，只好听之任之。

“那好吧，您告诉他们吧，我愿意。”

这是五天前的事。

——她再也没法抵抗，连她唯一的哥哥也说：“条件很好嘛，可别错过这难得的机会。”

五天前的“承诺”完全是出于无奈，这“承诺”使她如负重担。

哥哥郁朗长她四岁，她觉得哥哥郁朗比母亲更理解自己，可遇到这种关键问题，哥哥似乎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我又不是你，就是从你的立场出发考虑这个问题，你的做法也不近情理。说一千道一万，自己的事还得自己考虑。”

哥哥如此冷漠，雅子好不伤心。

“别光说这些大道理，你就不能从我的角度想想？”

“净说胡话。要嫁人的是你，而不是我。”

雅子只好苦笑着不再说话。哥哥一向不过问妹妹雅子的婚事，可对她和桂川登的事却一反常态地表示赞同。

晴代最感兴趣的是桂川登不仅家境好，在家里是次子，而且有一笔可观的财产。桂川登目前在京都支店工作，一年后就会调回东京的银行本店。他的父亲在东京为他留下了两幢房产。

晴代死去的丈夫生前曾在桂川登工作的银行里供职，接

晴代的说法，这个银行是一流银行中的一流银行。

雅子曾拒绝了好多人的求婚。走路的姿态不好，手指长得难看，这些借口成了她拒绝对方的极好托辞，自己想起来也不禁哑然失笑。

但她始终没有找出拒绝桂川登的理由。因为她至今没有找出他身上有什么斑点。桂川登的确是仪表堂堂，不乏男人风度的好青年。他具备一切良好的求婚条件，雅子简直找不出任何毛病，她只好说合不来。可这借口简直毫无根由，任何人都不会相信，她的母亲更是如此。

到十月底雅子就满二十三周岁了。

雅子毕业于短期大学，随即在晴代所属的花道创美流会馆就业，三年来倒也蛮顺利。三年来，她每日从居住的和田本町到田村町的创美流会馆上班。三年的时光，对她来说好象流逝得很快，象一阵轻风；又好象无比漫长，简直难以忍受。

从高中、大学时期，一直到就业，她并不缺少朋友，不管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都是如此。但雅子似乎缺乏和朋友们融洽而又热情地相处的能力，因而也就没有肝胆相照，无话不谈的诤友。

从上高中时起，她的许多女朋友中就夹杂进了不少男同学，不久一些男同学和女同学就显得特别亲近，最后便一对对脱离了这个“集体”。

雅子自懂事那天起就被人称赞为漂亮姑娘。她并不象母亲那样光彩照人，但却长着一副象父亲般清秀的脸和美丽动人的眼睛、鼻子。但她自己常被别人的赞叹弄得莫名其妙。她偷着面对镜子仔细端详，觉得自己的面孔平凡而缺乏个

性，她对自己的面孔感到失望。她想，眼睛再小一些也许更有魅力，下巴再胖些也许更叫人爱怜。她知道自己比许多好朋友都长得漂亮，但她更喜欢有些好朋友的长睫毛和小酒窝。

雅子始终没有和某个男人建立恋爱关系，许多正陶醉于恋情的女朋友对她说：

“雅子长得太漂亮，许多小伙子都想向你求爱，可他们不敢，他们都觉得自己没有资格。”

——我利用暑假来到了瑞士。今天我攀上了高山，今夜住在恩特拉肯旅馆。旅馆对面是一座古代教堂，此时教堂的钟声刚刚敲响。这是一座沉静的古城，街道漂亮极了，真想让你也来看看……

她想起了松尾三郎。也是这样的照片上闪动着他登山时的矫健身影。

一张照片，几句简短的话，这是七月末的事，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收到他的来信。

松尾三郎的信总是简单明了，象油画上的提词，以至她可以把每封信都一字不误地背诵下来。前年秋天，他突然参加了留学生考试，不久就去了罗马。

两年来，他在屈指可数的来信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说自己的行踪，从不说一句多余的话。

“——真想让你也来看看……”

雅子合上眼皮想象着松尾三郎的声音。他是要让我一个人寂寞地漫步于瑞士寂静的山村，还是要和我相互偎依着聆听恩特拉肯古教堂的钟声呢？

她睁开了眼睛。是不是应该把她和桂川登的事告诉松尾三郎？

八月份，也就是在认识桂川登之前，她曾写信给松尾三郎。他收到了吗？他就没想写一封回信？雅子努力抑制着眼角流出的泪。

假如真的有意，为什么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就匆匆出国？只听说要留学三年，可他无论是走的时候还是到罗马以后都没有说一句吐露爱情的话。偶尔来几封信也都只是片言只语，象写给一个一般的朋友，只念及一般的友情。

在松尾三郎的心目中，她并不是一朵鲜艳甜美、含香溢蜜的花朵，松尾三郎不过把自己看成了一个朋友，象别的男青年一样。一丝伤感涌上了雅子的心头。

也好，我很快就要和桂川登结婚了，是的，结婚。

她啜嚅着，仿佛松尾三郎就在她面前，她正在和他赌气。

创美会馆二楼的一个房间是《创美》月刊的编辑室。雅子每天都在这里。

刚到会馆时，她搞的是接待员和一般事务性工作，两个月后被安排到编辑部工作。

她就是在这里认识了松尾三郎。

《创美》月刊是以喜欢花道的人们为主要对象，兼以宣传花道知识的一种专门的花道杂志。在重点刊登有关花道的内容的同时，还刊登一些年轻人爱读的有趣而又有用的文章。

获得创美流教授资格的先生们几乎是半强制性地劝热衷于花道的人们订购这本杂志，因而每个月的发行数量出入甚微，加之创美流会馆是全国性组织，不存在破产或亏本的问题，在这种部门工作既舒心又安定。

雅子承担实用记事的编辑，时装和烹调专栏都由她一手编定。

每月七日前编辑部的事务倒也清闲，有时甚至可以早早下班回家。眼下正值这个时候。

编辑室里的其他人还没有上班。她昨天下班时擦净的办公桌上一夜间又落上了一层灰尘，在透过窗玻璃照进的阳光下泛起一层白光。

她打量着一个个办公桌，心中不觉一阵好笑。办公桌的

主人都还没来，桌面上似乎透出主人的表情，象主人的脸。

编辑部主任多田的桌面显得严谨而缜密，井井有条，就连烟灰缸和格尺也摆放的极为端正。而副主任志奈子的桌子上则堆放得乱七八糟，几乎连桌面也看不到，又是书籍，又是稿件又是各种资料。平素志奈子就热情奔放，善谈好动。现在志奈子不在，雅子总觉得志奈子的椅子正在她的办公桌上跳舞。

雅子拧干抹布擦净自己的办公桌，继而把志奈子烟灰缸里小山似的烟头倒掉，把烟灰缸擦干净，放回志奈子的桌子上。

从《创美》杂志创刊时起一直干到现在的只有多田和志奈子。其他人总是中途调到别的出版社，而女编辑们结了婚便不再来，为心爱的丈夫生儿育女去了。

在大学里读书时雅子就经常为这个刊物撰稿，从那时算起的话，她也可以说是编辑部的“元老”了。

五分钟过去了，人们陆陆续续走进了编辑室。这时雅子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会馆里设有交换台，雅子抓起电话，耳机里传来了话务员的声音。

“雅子小姐吗？高轮董女士给您来电话。”

“高轮董？”

“是的，她说自己叫高轮董。”

“高轮董给我来电话？”

雅子熟悉这位著名女评论家的名字，还多次在杂志上看过她那留着整齐的短发的照片，但她从未因为公事或私事见过她。

“接过来吗？”

话务员话音未落，耳机里传来了接线的声音。雅子不加思索地自报姓名。这是这种职业为她养成的习惯。

“喂，我是仙波雅子。”

“呵，仙波雅子，你就是仙波雅子小姐吗？”

“是，是的。”

“我是高轮董。”

耳机里传来了紧迫而又高昂的话音。高轮董的嗓音如此清脆，远不象一个中年妇女的嗓音，这使雅子感到很惊讶。

这声音简直使人难以想象讲话的人正是那位刚毅果断，言辞激烈的女评论家。这声音轻柔而又甜美，完全是一位十足的贤妻良母的声音。雅子的惊讶转而被高轮董的另一番话驱散，代之以惊讶的是无比的冲动。

“雅子小姐认识正在罗马留学的松尾三郎吧？”

“是，是的。”

“我给雅子小姐带来了他托我转交给你的东西。我昨天夜里刚回到东京。……你来一趟好吗？”

“好，好的，在您方便的时候……”

“好吧……越快越好。不过今天不行，你明天来好吗？工作时间不知你能否离开编辑部……”

“不，不要紧。”

“那好吧，下午三点，我等你，三点到四点之间，请你一定来。”

高轮董好象正忙得不可开交，匆忙撂下了电话。

雅子缓缓地放下话筒，耳畔仍萦绕着高轮董的话音，久久不肯消逝。

雅子端坐在办公桌前默默思付着。这一切来得这么突然，以至于她不能不坐下来沉思默想。

她没有想到松尾三郎会和高轮董有联系。雅子对高轮董的私生活一无所知，当然也就不该为此而惊异。

一向忙碌不堪，行色匆匆的高轮董竟在旅行回来后的第二天就打电话来，也许她捎带来的是十分贵重的东西？

她脑海里闪电般浮现出她在八月份写给松尾三郎的一封信。她写这封信是为了忘却一切。

期待和不安在她的胸中凝成了灼热的炭火，使她的周身一阵阵燥热，她的双唇间几乎要迸发出轻微的呻吟，她用双手遮住面庞，努力掩饰着心灵的波动。

高轮董送走东都日报的记者和摄影记者，陡然“啊、啊、啊——”地叫喊着举起双臂舞动着。

“怎么了？”

站在她身后的保姆间野惊奇地问道。

“啊、啊，从早晨开始就忙着接待客人，累得我头昏脑胀。多少个了？把刚走这两个也算上。”

“九个，您已经会见了九位客人。”

间野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每来一位客人她都要烧茶水款待，她心里最清楚。间野记忆数字的能力几乎是超群的，她对一切事情中难免要有的数字总是记得准确无误。高轮董在亲友面前说她是“电子计算机”的原因就在于此。

高轮董用手指按摩着颈背，精疲力竭地倒在沙发里，把两条腿伸向前面。国外旅行时的倦意仍残留在身上。昨天和

前天她都早早醒来再也睡不着，从早上十点起又接待了那么多来客，外加络绎不绝的电话，她的神经简直到了崩溃的边缘。

每周五天，从十点到五点之间她要接连不断地接待许多来客，忙得焦头烂额。这些时候间野煮茶的声音也会使她感到烦躁。她实在是太累了。

这座公寓由一间书房(兼卧室)、一间厨房，一间浴室构成，倒也宽敞舒适。可她总觉得自己是住在旅馆里，根本没有回到自己的固定住所。她总觉得自己是在旅途中，还要走许许多多地方。

间野端走盛满烟蒂的烟灰缸，把一盘三明治送了进来。高轮董直到现在还没吃早餐，只好早餐午餐一块儿吃。

她只在国外旅行了一个月零十天，回来后竟有这么多事情要办。妇女杂志，大小周刊，综合杂志，报社……新闻出版部门的编辑记者竞相来访，而他们提的问题却大同小异。关于同性恋，关于某女明星的婚变，关于国际性的婚姻危机……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外乎这些，然而他们是分批而来，她只好重复自己的看法。最后总是要她谈谈这次出国旅行有何感受。

她又“啊、啊、啊——”地怪叫了起来，好象要以此宣布四十天前的繁忙日程将重新开始，而她将要摆脱这种生活。

“您这是什么健身法？”

间野端着一小碗鸡蛋汤走进书房，郑重而又小心地问道。

“什么？啊、啊，你说这叫声？啊，对了，这是消除疲劳的最新疗法。这叫喊声能够使人回到尚未进化为人的自由时代。这是德国医学界的最新发明。啊、啊、啊——”

“是，是吗？”

高轮董望着洗耳恭听的间野，险些放声大笑起来。

明知不该和她开玩笑，可高轮董有时还是忍不住和比她长六岁的间野胡乱说几句荒诞至极的话。

“还有位客人三点钟来见您，把她请进来吗？”

“嗯？还有？”

高轮董抬头看了看电话机旁边的日程表。

“哦，真的，难怪我总觉得忘了一件事，好吧，就让她到这儿，在这儿谈吧。”

她正说着，有人掀响了门铃。

时针指向两点五十分。

间野推门走了出去。走廊里传来了间野和一个年轻女子说话的声音。

“昨天约好三点钟来，没想到车这么快就到了……”

间野手里捧着一张名片走了过来，高轮董用眼神示意她，让客人到一楼稍等片刻。

这座公寓处在目白地区的高处，不仅视野开阔，而且楼下还设有饭店，美容店以及娱乐场所。每当来客较多，或是要谈一些不愿让间野听到的事情时，她总要带客人到娱乐场去。

三点整。高轮董女士乘电梯来到了设在地下室的娱乐场。她推开娱乐场的门，见一个年轻女子从椅子上迅疾地站了起来。

“你是仙波雅子？”

“是的，谢谢您打来电话。”

仙波雅子白净的面颊刹时变得绯红，极有礼貌地回答。

她上身穿一件白色绸衫，脖颈上戴着一条珍珠项链。

“啊，松尾三郎的话果然下假，站在我面前的是个如花似玉的美丽小姐。”

高轮董女士坐在椅子上点燃一支香烟，凝神望了望雅子，赞叹地说。

雅子侷促不安地扭过头、不知该把视线落在什么地方。虽说是赞叹，总不免有些唐突，但高轮董的语调会带给人一种愉悦感。

“偶然的认识认识了松尾三郎，给他添了不少麻烦。是这样，在罗马旅游时他为我导游。”

高轮董喝下一口红茶，抬头望着雅子——

“雅子小姐，目前你们正在考虑结婚日期吧？”

“啊？不，没这种事……”

“是吗？那好，可在罗马我曾多次开他的玩笑。怎么能离开心爱的人两年之久？恋人之间，也就是相互爱慕的情人之间是绝对不能分别太久的。你说对吗？再坚贞的爱情也没法战胜距离和时间。我想……我想假如在这期间你和别的小伙子相爱，并且结婚也是正常的，所以我才问你是否正在考虑结婚日期……”

“……”

“我跟松尾三郎说这话时，他显得十分惶惑。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人总是少数。人走茶凉，这话一点也不假，对男人女人都适合。”

“……他，他和您谈起过我吗？他说了些什么？”

雅子的情绪刚刚镇定起来。她睁着狭长而明亮的眼睛，探询地望着高轮董女士的脸。

“他说他爱你，而且爱得非常执着，非常坚定。”

“啊？！”

雅子耳根发热，面颊绯红，一时无言以对。她的胸中似乎燃起了万盏灯火，使她周身火热。

“他说只要你愿意等待，留学回来后就和你结婚。他的上衣兜里有一张你们郊游时一起照的像片，他总是随身带着它。这个小伙子很招人喜欢。”

雅子的大眼睛里凝满了泪水。她慌忙低下头掩饰着冲动。她的双手不停地颤抖着，她用颤抖的双手紧紧抓住膝盖。

刚刚洗过的乌发垂在她的脸上，在她眼前轻轻晃动。

“你戴着的项链，是松尾三郎送给你的吧？”

“这，这您也知道？”

雅子抬手把美丽的珍珠项链按在胸口。

“是啊。她看到我正在翻一条珍珠项链，马上就想起了你，于是也就谈到了你。”

意大利。那不勒斯海湾的桑塔露西亚海滩。高轮董和松尾三郎对坐在设在海滩的西式餐馆餐桌面前。

经一位居住罗马的画家的介绍，正在罗马留学的松尾三郎为她导游。他们沿着笔直的太阳大路，驱车赶到了那不勒斯海湾。

那位画家说他会开车、会说意大利语，但从未做过导游。高轮董差不多是硬拉他为自己导游的。

“我很有耍弄人的本事，但我不会诱骗你的，你放心好